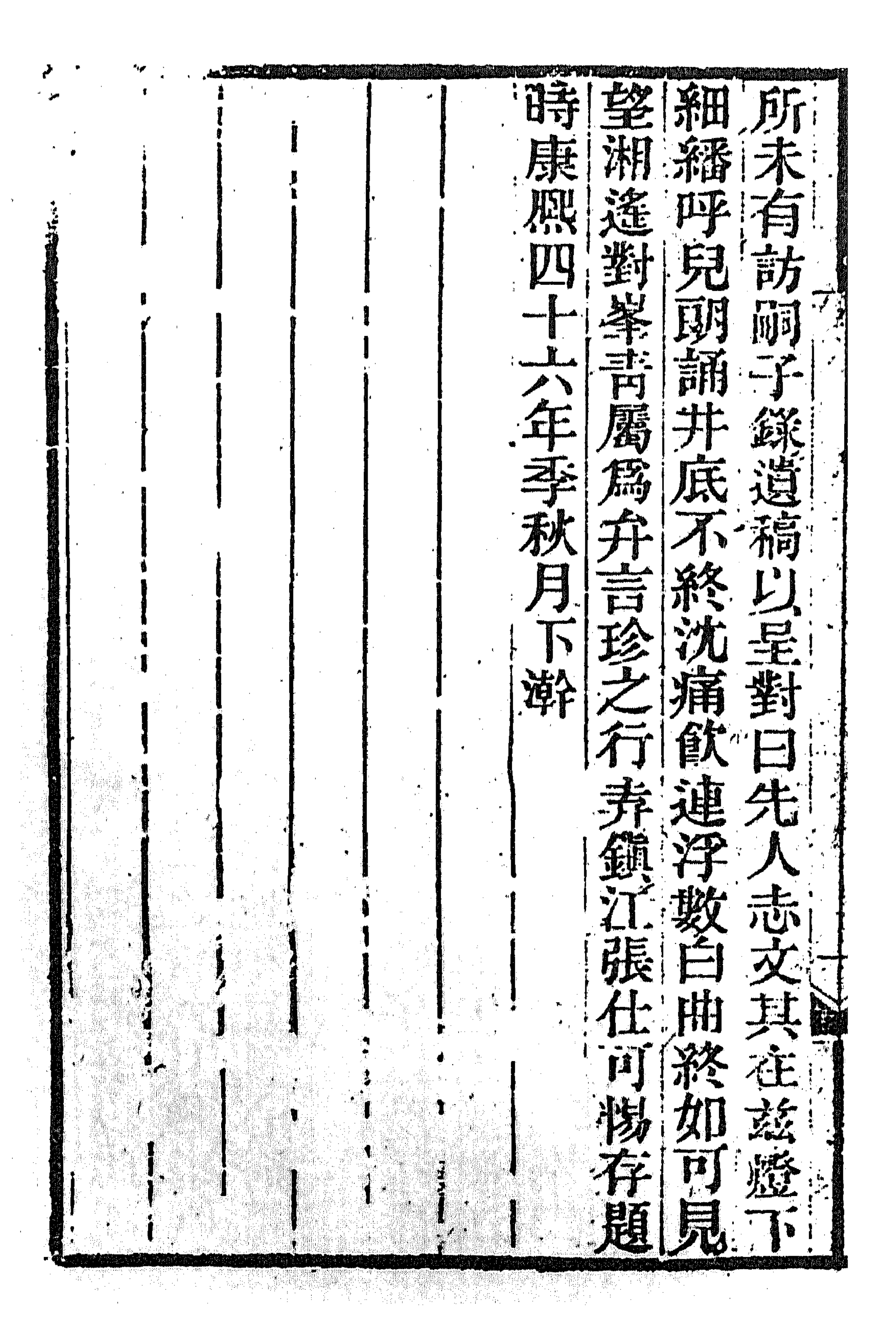
楚辭通釋

序

楚三閭大夫局志沈湘遺文貢楚騷經爲百折之孤忠天問詰千秋之疑理神以思通作歌而彷彿如可援託賦斯遊鬼不能謀詹尹之陳著漫託人無同志漁父之鼓枻忘言是其回風之悲於誰蕩憤而往日之惜究於懷沙者也從遊若宋景二子瑰詞僅託招魂隔代有王劉諸賢呻吟要爲無病船山王先生曠世同情深山嗣響賡著九昭以旌幽志更爲通釋用達微言攻堅透曲剖璞通珠嘯谷凌虛搏風揭日磊才與性俱至於天故古視今藉論其世余薄宦三湘於茲六載值紳衿有鄉祀之請僉云等身書昔



所未有訪嗣子錄遺稿以呈對曰先人志文其在玆燈下
細繙呼兒朗誦井底不終沈痛飲連浮數白曲終如可見
望湘遙對峯青屬爲弁言珍之行弆鎭江張仕可惕存題
時康熙四十六年季秋月下澣

序例

經解曰屬辭比事未有不相屬而成辭者以予屬天則爲元后以下屬天則爲六寓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或積崇隆爲泰華或衍浩瀚爲江海區出而不窮必不背其屬無非是也王叔師之釋楚辭也與是俄而可以爲此矣俄而可爲彼矣其來無端其去無止然則斯製也其爲孛星之欻見行潦之忽涸乎昧於斯旨疑誤千載今此所釋不揆固陋希達屈子之情於意言相屬之際疏川澮以入經流步岡陵而陟絕巘倘不迷於所往乎

唯意謂然不度其指作者既杳亦孰與正之舍本事以求

情謂山爲窪沼謂海爲岡阜洞崖似沼波濤似阜亦何不可昔人有云後世誰定吾文者憚人之髣髴而迷謬之也九歌以娛鬼神特其悽悱內儲含悲音於不覺耳橫摘數語爲刺懷王鬼神亦厭其瀆矣至於天問一皆諷刺之旨覆使忠告不昭而別爲荒怪何也凡此類亟爲正之或爲懷王時作或爲頃襄時作時異事異漢北沅湘之地異舊時釋者或不審或已具知而又相剌謬其淆亂有如此者彭咸之志發念於懷王至頃襄而決遠遊之情唯懷王時然既遷江南無復此心矣必於此以知屈子之本末蔽屈子以一言曰忠而七諫以下悻悻然如息夫躬之悁

戾孟郊之離騷枝人之憎矣允哉朱子刪之而或以此誣騷經九章彌天亙地之恍爲患失九人之恨何其陋也既爲滌雪復綴九昭於卷末匪曰能賢時地相疑孤心尚相髣髴

楚澤國也其南沅湘之交抑山國也磬波曠宇以蕩遙情而迫之以崟嶔戌削之幽菀故推宕無涯而天采矗發江山光怪之氣莫能揜抑出生入死上霞天□□□□秦□江□□皆此爲之也矣豈東方朔王褒之所得與乎

遠遊極玩言之旨非諸皐洞冥之怪說也後世不得志於時者如鄭所南雪菴類逃於浮屠未有浮屠之先逃於長

生久視之說其爲寄焉一也黃老修煉之術當周末而盛其後魏伯陽葛長庚張平叔皆仿彼立言非有創也故取後世言[元]者鉛汞龍虎煉己鑄劍三花五炁之說以詮之而不嫌於非古

自周易象以韻製言雅頌風胥待以成響然韻因於抗墜而意有其屈伸交錯成章相爲連綴意已盡而韻引之以有餘韻且變而意延之未艾此古今藝苑妙合之樞機也因韻轉而割爲局段則意之繇戾者多矣今此分節立釋一唯其意之起止而餘韻於下以引讀者不倦之情若吟諷欲其成音則自隨韻爲于喁不待敎也韻意不容雙轉

爲詞賦詩歌萬不可逆之理推而大之四時五行七政六律無不交相離合四方八片陰陽老少截然對待之說術士之易而非天地之固然元氣元聲存乎交禪不息而已

歲在乙丑秋社日南嶽王夫之釋

史記屈原列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稾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

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閒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絜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

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
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
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
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
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
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
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
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
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
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

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

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
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
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
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
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
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
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
不食爲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
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
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

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甯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今九章中懷沙篇是也）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

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自屈
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
投書以弔屈原

楚辭通釋目錄

船山遺書四十五

右王船山作

楚辭通釋卷一 訓詁并載

衡陽王夫之譔

離騷經

王逸舊注曰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羣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屈原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衺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

心愁思猶依道徑以風諫君也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已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屈原放在草野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而死國士國事也上官靳尚疑本一人猶原之稱三閭若別爲一人不應有姓而無名澆與羿同女教切秦昭王舊注據史以爲惠王襄王頃襄王也遷者流而禁之原初去位隱居漢北至此遷於沅湘汨音覓汨水出江西萬載縣界徑瀏陽縣至長沙城北入於湘其下有屈潭原所沈也今按舊注所述是篇之作在懷王之世原雖被讒見疏而猶未

竄斥原引身自退於漢北避羣小之慍以觀時待變而冀君之悟故首述其自效之誠與懷王相信之素讒人交搆之繇而繼設三端以自處游志曠逸舒其愁緒然且臨睨舊鄉蜷局顧盼有深意焉至於終莫我知後有從彭咸之志矣心雖夙而固有待未遽若九章之決也夫以懷王之不聽不信內爲豔妻佞幸之所蠱外爲橫人之所刼沈溺昏亂終拒藥石猶且低回而不遽舍斯以爲千古獨絕之忠而往復圖維於去留之際非不審於全身之善術則朱子謂其過於忠又豈過乎若夫盪情約志瀏灕曲折光燄瑰瑋賦心靈警不在一宮一羽

之間爲詞賦之祖萬年不祧漢人求肖而愈乖是所謂
奔逸絕塵瞠乎皆後者矣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於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顓頊生老童爲楚始祖其後武王熊通之子瑕食邑於屈因以爲氏世爲楚宗臣父曰皇考皇大也伯庸其字古者諱名不諱字太歲在寅曰攝提格貞當也孟春之月曰陬月庚寅原生日皇皇考省文覽其初生之日合於吉度因錫以美名靈善也平

者正之則也原者地之善而均平者也隱其名而取其義以屬辭賦體然也以上序所自出及生日名字以自表著言己與楚同姓情不可離得天之令辰命不可褻受父之鑒錫名不可辱也

紛吾旣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鼂搴阰之木蘭兮夕攬中洲之宿莽中洲一本無中字

紛不一之謂內美得天之美命爲親所嘉子重直龍切加也修能志正道學正學而成材也扈被也江離大葉芎藭葉似芹者辟辟績爲裳芷白芷一名茝一名葯一

名蕙紉紐合也蘭綠葉紫莖類葌蕳六月開花至秋結穗以子種之葉甚香兼衆芳爲裳佩言集古今之美以服躬也汨聿也語助辭音越筆反若將不及志業旣正欲及時利見也阰與陂同搴取也木蘭香木辛夷之白者宿莽卷葹拔心不死言上陳善道以輔君下修訓典以治民晨夕不遑以靖國有功績也以上述己素修之志業及任三閭官左徒急於效能修職之勤勞無怠如此亦似承上文暗轉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忽一本作智此度也

一本無也字

春秋代序喻國之盛則有衰 草木零落喻楚承積彊之後至於懷王秦雖益棘疆宇 日蹙有隕墜之憂君之起衰振敝當如救焚拯溺不容 濡遲焉不用自彊之術棄邪佞之說以改紀其政而免於傾喪以上言己所必諫之故以國勢之將危也

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茝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猖披兮夫惟捷徑以窘步若一句惟夫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

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披一作被惟夫一本無夫

來相召告戒之辭道去聲引導之也先路前路也言美人能以遲暮爲憂而改度如駕良馬騁康莊則吾導之以長驅矣三后舊說以爲三王或鬻熊熊繹莊王也絲無纇曰純米精曰粹申椒未詳或申地所產之椒菌桂如竹花白蘂黃今方家謂之筒桂蕙今謂之零陵香黨人張儀靳尚內結鄭袖比周惑懷王者皇輿君所乘車敗績車覆也己所用以道君於前路者集先王之美道堯舜之正鑒桀紂之非雖黨人險昧必將伎害而不敢

畏禍惟一意憂君之傾覆故秉忠以諫道君以坦行於
汲庚踐前王之迹則殃且及而不辭此上自述其違衆
憂國以強諫之情宜爲君之所鑒諒以信己不疑而前
王可繼也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余固知謇謇之爲患
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唯靈修之故也曰
黃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
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
荃與蓀通似石上菖蒲而葉無劍脊亦香草也以喻君
齌音齊疾怒也詩所謂不舒究也凡讒言之入姑緩而

察之則其情見愚者如濺滴水於沸油遽發而不可抑止讒之所以行也舍如字九天七曜經星及上宗動天正徵也猶射者之正鵠為徵準也靈善也修長也稱君為靈修者祝其所為善而國祚長也黃昏日將落而黃乃向昏黑古者婚禮成乎夜喻君臣道合若婚姻之好合羌楚人發語辭離別君不用則退而待放數亟也化變也變前約也君雖齌怒猶必固爭指天自明不避禍謫非己强於求伸亦為君之故耳乃君亟信讒邪取與己所定之成謀而棄之疑其人並廢其道非己之辱而貨國之災矣原所與懷王成言者不傳史稱屈平為楚

合齊以擯秦懷王惑於張儀合秦以絕齊或謂此歟此上序懷王始信己說繼而內惑鄭袖外聽上官靳尙張儀之邪說己力爭而不勝爲被放之緣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畮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眾芳之蕪穢畮古畝字竢同俟

三十畝曰畹畝埒長曰畦揭車一名乞輿似零陵香高數尺黃花白葉杜衡似細辛葉如馬蹄峻莖高茂葉盛也刈采而用之也穢蕪壞也以上言己欲匡君立政博求賢才置之君側冀其大用竢時之可爲以張大楚國

己既不得於君讒人指爲朋黨驅逐皆盡使衆芳萎廢在己之萎絕何傷而羣賢坐絀此周公鴟鴞取子之悲所不能已李杜黨而黨錮興趙朱斥而道學禁蓋古今之通恨也

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

貪食不已曰婪憑恃也恃君寵以恣行也索所自切求索苟索君子之疵瑕而攻擊之也恕心之謂恕君子之恕如其心之忠也小人之恕如其心之邪也小人以己之貪度人之貪因生嫉妒急亟也以上言小人以私心

絜度而猜疑因譖己而一空善類余非不能與衆正竭力以爭勝而固非所欲是以屈而見放

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

冉冉漸也修名長久之名也菊英不落然萎槁既久終亦凋墜姱美也練習事熟也要得事之理也顑音坎頷一作顉音菡飢而面黃貧賤之容也承上言所不屑與小人馳騖爭勝者己之秉忠貞而樹賢於國唯以國勢浸衰將有危亡之憂而君有喪邦之恥懷其令名是以願旋時以有爲初非欲與雞鶩爭食故雖見放屢飲墜

露餐落英食貧不飽且恬然安之雖哀眾芳之蕪穢然
願與同志者安守義命終不與小人爭得失也
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蘂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
繩之纚纚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
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擥一作擥啟妍切
擥持也木根惡木之根結職而損之也薜荔蔓生緣古
木葉如碧鱗結實如瓜俗謂之木饅頭蘂實也矯反剝
之也紉紐而採之也胡大也纚繩也纚纚繩垂貌以木
根蘗茝以大繩穿薜荔東縛桂蕙喻君子之受摧殘也
同乎人曰周彭咸殷之賢士秉貞介不得志於世自沈

於江此言己不屑與小人爭而以邪醜正亂國是如賢
能誅逐異己君子孤倚姱修志異道殊進不屑與流退
必不能與同唯昔依彭咸以死自靖而已原之沉湘雖
在頃襄之世遷竄之後而知幾自審當懷王之時矢志
已夙銘於此見之君子之進退生死因時以決若其要
終自靖則非一朝一夕之樹立唯極於死以爲志故可
任性孤行無所疑懼也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
謇朝誶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
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民人也謂同列之小人如斯尙之黨艱險也譏馬口銜羈絡頭也誶問也替虧替之也謂讒毀也纕佩帶攬盡取之也謂旣諧己而又徧攻擊其善類九死言十有九死勢必不能容也自此以下反覆言其直道不容所憂不釋之情此言小人艱險朝問己與何謀議夕即謗毀雖清操孤恃在濁世而不能伸若良馬受賤工之銜勒然亦何至從忽變遷執我仇仇而反予來赫若此之酷哉雖然此背憎鬼蜮之常態君子不幸與姦佞同朝必逢其害固勢所必然素料其然而自信無悔則雖死而固不足爲己傷也

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娥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忳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鷙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一周作同

浩蕩如水渺茫支泒不分也民人也不察不辨其邪貞也謠飛語諑毀謗也偭面嚮也規矩在前負之而自爲方圓所謂改錯也追曲隨意曲直無定則也周容比周以求容忳徒魂切積憂也鬱邑與於邑通讀如嗚咽侘

勅鴐切傺勅界切失志無聊而遲立貌濇忽也周同也方必不可圜圜必不可方不能合同也安相容也承上言小人險詖害政所恃者君之明察耳乃君之不慧喜佞曲而惡忠直聽羣小之妒誣我以罪彼小人之所以惑君者惟顚倒是非乃徇君志而與俗委順故能得上下之歡心以容身則余懷貞而匪舌是出獨受其窮困矣余之溘死而不忍爲此態者忠佞殊塗忠之不能容佞猶佞之不能容忠如鷙鳥不能與燕雀爲羣非特臭味之殊抑家國安危之所自決判於適趨必不能與方爲圜委曲因時以求兩可君之不察且怪我之獨與衆

猥而細之則我遭時不幸非徒邪佞之與居而實君心
之先迷也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
所厚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
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皐兮馳椒邱且焉止息進不
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
以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
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 又收門 一詒
作垢復修一無復 字集古集字
尤過謫也攘却也厚謂難言之也相審擇也延佇遲回

也山脊曰椒芰菱也荷蓮葉其華芙蓉陸離璀璨也澤
垢膩也昭質昭明潔白之標準也上言誓死而不能與
姦佞並立此又設爲兩全之說以己非不念及引身歸
隱之計以潔己而全身亦嘗往復思惟使隱忍以遠讒
謗奚必抗直以死爲前聖之所難言爾將悔己不熟察
於進退語默之道而及今禍之未及歸休於蘭皐椒邱
以避讒諑荷衣蓉裳服芳自潔君雖不知而吾道自存
高冠長佩可自旌異清濁雜處昭質自全此亦奚其不
可而吾豈未嘗念及此耶下乃決其不忍然
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

非其彌章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爲常雖體解吾
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
荒遠也四荒謂四方之遠也菲菲香遠飄也解音蟹體
解謂被刑支解懲改也言已非不可引身歸隱與世相
忘而思則同姓分則君臣責督之期不能忘遲暮之憂
不能釋怨爾情蘇中發仰泝古人旁觀天下君臣之遇
合身膺其榮志極其展者功名表見繁飾彌章各以樂
行其道則余好修之常豈其獨不能自遂則憤懣之志
有雖死而不能懲者矣蓋使晉侯以高宗之師傅說者
師孔子則孔子豈徒爲傅說齊王以桓公之任管仲者

任孟子則孟子豈徒爲管仲卽懷王以秦之待范睢燕之待樂毅者待原原亦不徒爲睢毅而已然則當世豈無君臣相信之美而已獨受讒詠之傷君獨怙悔遁之過哀憤忘生雖欲返初服以怡情燮荷何能自戕乎忠貞之士處無可如何之世置心濟迍以隱伏自處而一念忽從中起思古悲今孤憤不能自已固非柴桑獨酌王官三休之所能知類若此夫此上原述志已悉自女顉以下至末復設爲愛己者之勸慰及鬼神之告以廣言之言已悲憤之獨心人不能爲謀神不能爲決也

女顉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鮌婞直以亡身兮終然妖

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

女嬃舊以爲原姊嬋媛而相愛也申申重言也詈責也曰者所責之辭鮌與鯀同不以考終曰殀博過其幅量之謂猶言過也姱節奇行也

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聽

薋蒺藜也菉王芻葉似竹開碧花本草謂之鴨脚莎俗呼竹葉菜葹枲耳蒼耳也三者皆惡草以喻小人判別也離棄也言汝獨別異不佩服之察余之余代原自稱予聽之予代世人自稱言人皆謂汝不己聽煢然獨異

而無徒也
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敶詞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服彊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長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朋 不長而一作之舉 賢下一有才字

節中節剛柔得中也喟歎其不然之辭憑心猶言任意

歷茲謂涉歷此世女嬃歎原任己之志不參觀古今成
敗之迹以審剛柔屈伸之節而婞直以涉此亂世就重
華以陳詞考前聖之節也以下備陳三代之興衰見主
聖而後臣可道及其昏亂則不可救藥也九辯九歌未
詳王逸以爲禹辯九州之物可歌九功未知是否禹所
作而言啟者謂啟能纘禹之道康太康家巷舊都也失
乎家巷書所謂俟於雒汭也封狐大狐橫流而渡曰亂
流言不順理也浞浞寒浞子圍與禦通謂力可禦人被服
彊圉負彊捍衆也忍戕也自忘忘其身之危也常違與
常違相違遂長惡不悛后辛紂也菹醢殺賢人而醢之

儼莊恪也頗音婆傾仄不安也

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惟聖哲以茂行兮苟得險阨之節

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一本倘以舒

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民德民之視聽也錯七故切置也錯輔立君以輔天養民苟乃也用挙制而服役之也前後古今也計極計其興亡得失之度數也用謂施行正道服謂聽善言而服膺不忘也謂必秉義樂善者乃可進嘉謀以使之行若儼王之昏庸天命已去雖進以善必不受也

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枘兮固

前修以菹醢

阽危也余亦代原自稱初正諫見疏已有前險也鑿穿孔正方也枘榫也納方枘於圜鑿必不相入也前修以菹醢謂前賢之所以醢菹也自鮌婞直以亡身以下至此皆女嬃責原之詞欲其度時中節以免於患勿憑其忠耿以遊於亂邦仰稽舜禹啟湯文武之所以興太康羿浞桀紂之所以亡其興也唯主聖而後臣能盡其直其亡也雖有賢臣不能施其匡救直言匡救則危死及身蓋義而後可用善言善而後可服正訓所謂節也若圜鑿方枘必不相容已逢惡怒猶不悔而思退則菹醢

固前賢之明鑒奈何不懼禍以思免乎此委曲全身之亦一道爰原者之爲原謀必出於此是卽漁父淈泥歠醨之說原非不知而心有不安於此者故設爲其姊之勸戒而下詳荅以不然之故其立言之旨卽於女嬃責己之中寓三代善惡興亡之炯戒用所以諷諫懷王者卽在於是昔人謂小雅怨誹而不傷離騷有之誠不誣也

曾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

曾與增通聞女嬃之言而益悲也朕時不當言不得逢

舜禹湯武之時攬取也浪平聲浪浪流貌取哲后之餘用義服善以形懷玉之不爾而哀不可止也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虬以乘鷖兮溘埃風余上征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遠兮上下而求索

敷衽整襟也陳辭荅女嬃自耿吾既得此中正以下皆荅女嬃之言玉虬白龍鷖鳳類喩己所欲進之君者施行之美若乘龍駕鳳以登天埃當作竢傳寫之譌嘉謀已定惟俟君之用則可以遠征而高舉軔止車木發撤

之以行車蒼梧荒遠之地縣音懸縣圃西極仙山所繇以登天靈瑣未詳舊說以爲瑣者門旁疏牕鏤瑣君門恐未是羲和日御崦嵫日所入山曼曼衍長貌修長也言己欲少俟而國勢危蹙如日將暮乃抑弭節同志之賢以匡君而贊大謀故猶須之時日上下求索爾在廷在野而冀遇之索所格切

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爲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illegible]從木

咸池日所浴天中黃道也總轡總攬六轡驅車行也扶桑日所出若木日所入拂揮之使勿沒也相與倘通相羊徙倚也望舒月神蜚廉風神奔屬疾趨相連屬也鸞皇先戒盡禮紹介以往求也雷師未具極言其情之迫也鳳鳥飛騰四顧求賢也且拂日而夕前月繼以日夜其欲得同心憂國之賢與之和衷至矣

飄風屯其將離兮帥雲霓而來御紛總總其離合兮班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漸不得以伸其志

屯聚也離麗也附也總總眾貌陸離雜色貌帝閽喻君

門閶闔西北乾位爲天門卽帝閽也 望子謂勞子之凝望罷音羆倦也言求仕者相帥旅進 挾策之士來若飄風世族之子炫若雲霓總總陸離雜 然並進己爲三閭大夫掌三族之黜陟而監察羣下故 得盡閱旅進者而因以求同志之士夙夜不倦願與結 蘭相贈以其匡楚國非孤倚煢獨 而不聽人也

世溷濁而不分兮 好蔽美而嫉妬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緤馬忽反 顧以流涕兮哀高邱之無女

白水舊注云出 崑崙山飲之不死閬風亦在崑崙或云卽縣圃緤繫也 言己念賢人之見嫉於濁世故於流俗

毀譽之外高視遠望冀遇卓然超逸之士與相匹合同心效國而在位者杳無其人雖欲與同而不得也

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爲理紛緫緫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

遊春宮折瓊枝喻求於君設好爵以待士榮華未落喻君猶聽己之時高邱無女在位者不可與謀故相下女求草澤之賢欲詒瓊枝而與偕遊春宮也豐隆雷神令

雷求者求之迫也宓音伏宓妃神女蹇修舊以爲伏羲臣蓋始爲媒氏者理合二姓之好也紛總總來去無定之貌緯繣如緯絲之繣結乖戾不就緒也窮石西極之山洧盤水出崦嵫皆謂幽隱之處言草澤之士隱深遠避保身潔己傲世而自怡雖其志行可嘉而無君臣之禮又不我助不能違之而仍求之四方之賢者如下文所云

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吾令鴆爲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

旣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旣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

覽也相也觀也重疊言者明旁求之不止也偃蹇高遠貌有娀佚狄姓佚遊也此喻四方之賢者原欲爲君致之與己匹合共匡君也鴆毒鳥鳩拙鳥言欲因人招致而非鴆則鳩不能爲道志以致賢欲自往來又恐佻巧小人之謗己外交結黨以是疑而不能往於是高辛先介鳳皇以納聘賢士已用於他國我雖自遠而姦集之

彼已不以爲我棲止之地故我且浮游更索而別求之
不能得之有娀幾可遇之二姚乃姦佞已張己權日替
蔽美稱惡者又多方間阻我無能爲四方之賢士主彼
賢者旣遠而難致懷王又爲蔽賢者所迷終不覺悟所
以我孤立無輔一應介於羣梟之閒見爲煢獨婞直如
女嬃所責也

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 上十 [illegible]

發伸也終古言久與居也懷求同志之賢以戮力協志
而人不易得王又不寤羣小非鳩則鴞是以已獨見異
而此翕訿齟齬之小人將以同昏而取敗亡吾又安忍

與久處乎自耿吾既得此中正以下至此皆答女嬃之辭言責我以數獨而違眾不如並舉而好朋乃我將輔王以大有爲乘龍以御天則既旁求賢士思與協恭戮力無如上下四索倚閶闔而望既總總陸離離合無據皆不可與交之徒眾是高邱無女矣求之於下而山林之賢者又高舉遠引而不我顧求之於四方而我一人慕賢之情不敵羣嬀之妬則或用於他國或浮遊而不我即是以懷忠貞之志抱匡濟之具含情才處唯與小人羣居則離眾招尤固非我之辟直自遂實遭時之不幸也此因時屈伸之道非己所能爲之一說也

索瓊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爲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善惡一作美惡

瓊茅爾雅謂之藑其花赤本草謂之旋覆花索所革切求取也筳折竹枝篿爲卜算也楚人有此卜法取瓊茅爲席就上以筳卜也靈氛神也迎神於筳篿而玩其占

其下則所占之繇詞兩美君臣道合也孰信修而慕者

非兩美相合無能信慕也有女之女如字以婚姻譬臣

主相遇言不必楚乃可仕也再言曰者卜人申釋所占

之義釋女之女音汝謂原抱道懷才求賢者自不能舍

芳草謂君也古者三諫不從則去之他國戰國之士旦

秦夕楚立取卿相以原之才何患乎無君故卜有此象

示以決去世幽昧以下極言楚君臣之不足有爲以見

不可復留之意是非不察曰幽昧好聽辯言曰眩曜好

惡不齊者雖凡民之情拂人之性者尤小人之異艾惡

草盈要者佩之周要也謂羣小充斥於廷珵美寶玉喻

覇王之大業賢姦不辨當望其成大業乎蘇採取也充幃填塞幃中此上託於卜占之辭言楚國無可與居之人當去楚以遊他國天下自有信任己而大用之者亦士人擇君之一道賈誼弔原文意亦如此原文言我非不知此而不忍爲爾恭同姓之卿恩深義重天性所存神鬼不能爲之謀此段但述卜意不置辨者素志自定不待辨析而明也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結上開以起下暗渡無痕

原不忍背宗國且嘗受王之寵任尤不忍絕君臣之義故靈氛告以他適而不欲從

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

巫咸神巫之通稱楚俗尚鬼巫或降神神附於巫而傳語爲糈米也椒糈以椒香漬米用之降神要迎也翳蔽空而下也九疑山神或曰舜之靈也繽盛貌並迎皆要請之也皇尊稱神之辭剡剡猶冉冉彷彿之貌狐疑不欲從卜故因巫以要神告此下神告之辭

曰勉陞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矩一作榘 矱一作彠）

陞與升同上下援古以證今也矩曲尺矱兩截尺屈伸以定度者皆謂法也因時進退古有成法求與之同則

無失

湯禹嚴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

嚴敬也謂敬賢以求一德也調和也謂上下和同也摯伊尹名傅巖在兮山西平陽鼓動也鼓刀屠也相傳太公屠於朝歌該備也輔佐也使備顧問為輔佐也此言古今同然之矩矱君敬以求賢誠於好修則賢者自相叶合不待媒而應矣前言旁求高邱下上四方之士而不得傷小人多而君子無援此謂君苟決於敬信又何

藉於同朝之推挽而讒人豈能離間則原之不用實懷
王之昏昧終不可輔援古證今得失成敗之矩昭然矣
咎繇即皐陶
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鵜鴂之先鳴兮使夫
百草爲之不芳一本無夫字一無爲字
鵜鴂讀如提決伯勞也仲夏鳴羣芳皆歇承上言舜禹
高宗湯文齊桓急於用賢雖當國勢方興之際常懐後
時之憂恐一失事理而賢者亦無救其後今楚何時而
王猶不寤非天下之至愚者乎
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薆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

嫉妬而折之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

偃蹇受蔽而不安也薆然草葉叢翳貌不諒險詐不可測也折傷也古盛王之急於用賢也如彼今懷王之不足有爲如此故讒言交張禍且及身原之不可久留以深眾忌決矣

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卓然)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蕭白蒿好修君志正而樂賢也羣臣一旦靡然從邪佞而爲黨唯君德不修之故

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

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慆兮椴又充夫佩幃旣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覽（猶然迺引之句）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

余巫咸代原自稱蘭椒舊說以爲斥子椒子蘭按子蘭懷王之子勸王入秦者素行愚頑固非原之所可恃且以椒蘭爲二子之名則椴與揭車江離又何指也此五類芳草皆以喻昔之與原同事而未入於邪者當日必有所指而今不可考爾原方任事之日藹附於正人之列君信邪棄忠則旦夕改而黨佞肅人之恆態也容長謂虛有其表苟幸也因君子進用而倿附焉遂有君子

之名幸得之也椴食茱萸似椒而不芳幬與幃同佩囊也入迎合君心也祇音支專壹也上褒而下佞素為君子者皆變而之邪亂之已成不可救藥也

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

茲佩指原所服行和調度者怡性理情以養生也沫已也女音汝謂自求生理猶釋氏所謂主人翁者余巫咸代原自稱飾方壯道家所謂鼎未敗也周流觀上下遊神物外體天地之和也承上言舉國若狂衆芳皆變原

獨秉幽芳安能委棄素志以懸此濁世乎賢未虧當

高蹈冥飛放志江湖自適以觀化也自曰勉陞降以下

至此皆巫咸降神之言託於神告以明其自務以處放

廢者從俗求容既義所不可求賢自輔而君德已非風

俗盡變若委質他國又心之所不忍爲惟退而閑居忘

憂養性以自貴其生審彼二術唯此差堪自慰所以不

從女嬃之詈不聽筳篿之占如下文所云退居漢北終

懷王之世抑遠遊一篇所繇作也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　歷吉日乎吾將行

此靈氛謂巫咸所降之神凡卜之所兆巫之所傳皆鬼

神精靈之氣故皆曰靈氛占神所告也歷選也吾將行退而浮遊也

折瓊枝以爲羞兮精瓊爢以爲粻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

瓊赤玉精舂之精鑿粻乾糧以玉爲糧駕飛龍而乘象玉之輅所以自旌高貴而殊於俗也君心已離不可復合則將生自愛疏遠而忘寵辱修黄老之術從巫咸之詔所謂愛身以全道也以下皆養生之旨與遠遊相出入

邅吾道夫崑崙兮路修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靄兮鳴玉

鸞之啾啾作譪一作藹

崑崙羣山之祖最高者也在人爲泥丸諸陽之舍澹

也鸞鳥鑣上鈴玉鸞以玉飾之揚翼覺御氣上行也玉

鸞和鳴從容中節也

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翲翲去生也之翼翼

發軔進行也天津析木之津在箕斗之間東北之隅貢鉛之所生氣之海也西極魄之宮也東方魂北方氣魂乘氣而遊歷以映魄自東徂北而西所謂逆之則僊也鳳翼承旂其翲翲自得之狀

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

流沙西方大澤赤水南方眞汞神之舍也魂映魄魄不滯而流行以合於神蛟龍爲梁以濩魄而南所謂龍呑虎髓龍虎匹合交搆而與神遇則三花聚頂矣西皇魄之靈也

路修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

徑待待之於徑也不周西北之山天之柱也生死之樞在魄氣之合離西北其樞也左轉謂已遵赤水而復歸

不周逆折而反其所映之魂也西海酉之極魄之藏也
總魂氣神而會於此所謂以魄鈐魂虎吸龍精也

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軑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蛇

屯音豚止也聚也軑車轄也車千乘而皆屯之萬念歸於一念一念歸於無念無念之念神光照乎八牖渾合流行玉軑並馳矣八龍八卦之精陰陽水火山澤雷風惟其所御而行不沉不搖如西子之離金闕楊妃之下玉樓婉婉委蛇和氣守中長生之元訣也委蛇音威夷

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

以娛樂
忘寵辱而棄世以遊僊自適庶乎憂憤之志抑而馳神
於高遠氣和而心得若奏九歌舞簫韶終天年以欣適
則內不喪己外不徇物憂危不動其心而無虧於素節
是巫咸所告爲退而自全之道其視女須順俗之諫筵
尊外仕之誅爲愈而已之所欲從者也
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
顧而不行
皇天也戲與曦同赫戲光明之盛也得修性養命之術
與天爲徒精光內徹可以忘物忘己矣乃倏爾一念不

忘君國之情欲禁抑而不能則生非可樂和不可久魂
離魄慘若僕悲馬懷而遠遊之志頓息蓋其忠愛之性
植根深固超然於生死之外雖復百計捐忘而終不能
遏卽以巫咸之告於道無損抑無以平其不已之情而
況比匪姦邪以求容背去宗邦而外仕曾足以動其孤
貞哉抑考郭景純不屈於王敦顏清臣不容於盧杞皆
嘗學仙以求遠於險阻而其究皆以身殉白刃則遠遊
之旨固貞士所嘗問津而旣達生死之互則益不昧其
忠孝之心是知養性立命之旨非秦皇漢武所得有事
而君子從容就義固非慷慨輕生奮不顧身之氣矜決

裂者所得與也審乎進退者裕而志必伸原之忠豈忠而過乎

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無人下一有兮字

既申巫咸之旨知故都繽紛變易之不必懷抑念政殁則國無與存而義則君臣恩則同姓情則成言有黃昏之期又安能置故都於不懷耶往復思惟決以沈江自矢雖當懷王之世未嘗絕望且退居漢北以有待而君子知幾已夙其必於舍生取義以從彭咸又奚俟頃襄竄之日乎

楚辭通釋卷一終

衡陽王夫之譔

九歌

王逸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閒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沸鬱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爲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見已之寃結託之以風諫故其文意不同章句雜錯而廣異義焉今按逸所言託以風諫者不謂必無此情而云章句雜錯則盡古今工拙之詞未有方言

此而忽及彼乖錯瞀亂可以成章者熟繹篇中之旨但
以頌其所祠之神而婉娩纏綿盡巫與主人之敬慕舉
無叛棄本旨闌及己冤但其情貞者其言惻其志菀者
其音悲則不期白其懷來而依慕君父怨悱合離之意
致自溢出而莫圉故爲就文卽事順理詮定不取形似
舛盭之說亦令讀者泳泆以遇於意言之表得其低回
沈鬱之心焉按逸言沅湘之交恐亦非是九歌應亦懷
王時作原時不用退居漢北故湘君有北征道洞庭之
句逮後頃襄信讒徙原於沅湘則原憂益迫且將自沈
亦無閒心及此矣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

十幹曰日十二支曰辰外祀用剛日內祀用柔日吉良卜得吉也穆敬也將奉而進也愉樂也　上皇謂東皇也

撫長劒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

珥劒柄垂組也玉珥繫玉組間璆鏘琳琅皆玉聲此巫歌舞之飾古人有劒舞以送酒項莊拔劒起舞蓋楚俗也

瑤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瑱一作鎮

瑤席神席瑤席席美如瑤也瑱讀如鎮以壓席者瓊芳

芳艸色如瓊也敷神席而奉芳艸以禮神而降之

蕙肴烝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烝一作蒸

肴烝體解牲爲折俎藉所以承隋祭者尸祭奠於上蕙

蘭桂椒者皆以形其芳潔

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

枹音孚擊鼓杖疏緩節者鼓以爲歌節其聲疏闊而緩

也安歌聲出自然竽笙類三十六簧浩音之盛也倡與

唱通歌合竽瑟而盛也

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

靈東皇太一之神偃安居貌肆筵薦俎歌舞設而神來

降矣

五音紛兮繁會

神既來降又大合樂以綏之

君欣欣兮樂康

以此樂饗神之歆享

東皇太一　舊說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則鄭康成禮注所謂耀魄寶也然太一在紫微中宮而此言東皇恐其說非是按九歌皆楚俗所祠不合於祀典未可以禮證之太一最貴故但言陳設之盛以徼神降而無婉戀頌美之言且如此篇王逸猶得以婉結之意附會

之耶則推之他篇當 無異旨明矣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

英花也若英言衣之華采粲麗如花也沐浴盛服以承祭也

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遨遊兮周章

連蜷雲行回環貌留神留止於雲中也爛光明貌蹇楚人語助詞壽宮清虛之宇終古不變雲有去來而神靈蕩於空際終古不滅特其或聚或散有時而希微若無人不可得而見及其聚而有象則與日月同其昭回矣

此頌雲中君之德也龍駕帝服擬神之形容也翱遊言其停聚遲回而不下周章言其忽然因風駛行而不留

言己雖齋祓承祀而神寓乎高元曠杳之中不即來降思之切也

靈皇皇兮既降猋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

冀州見淮南子九州之一謂中土也皇皇盛大而遽也言鑒己之誠潔或一來降格而雲之爲神本飄忽不定則降未久而又將飆去周覽中土橫絕四海不可得而再邀也

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忡忡

夫音扶語助詞稱夫君者親之之詞猶言阿翁阿母忡忡憂思不置貌神不可以久留則去後之思勞心益切前序其未見之切望後言其嚮後之永懷所獨無已以冀神之鑒孚凡此類或自寫其忠愛之惻怛亦有意存焉而要爲神言舊注竟以夫君爲懷王則舛雜而不通矣

雲中君　此雲之神也言中者雲氣也其聚散之虛則神也神行於氣之中君者其主宰漢書郊祀志有雲中君古蓋特祀之今從祀圜丘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

夷猶坦然自適而無行意也此序迎神未至而慕望之意

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

要眇靜好貌宜修飾於收斂坦適無氾濫也沅湘二水在江水上流沅湘不漲則大江不溢而亦安流乘桂舟者皆沛然順下而無憂此歎美湘君而稱其功德也

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 參差一作篸𥴩

參差洞簫吹之以迎神沅湘在楚南故望之而未即來

誰思謂非思夫君而誰思也

駕飛龍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薜荔拍兮蕙綢蓀橈兮蘭旌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爲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悱側

此言神將降而未至望之極故愈近而愈見其遲也北征言自湘而北來所祀之處時原退居漢北祀神者漢北之人也邅遲行不進貌湘水駛流至喬口入湖水渟凝不流故其來遲神未必爾望之者疑其然也拍橈下板以擊水者綢旗杠纏也蓀與荃同言薜蕙蓀蘭者美之之辭涔水在漢北入漢合於江自洞庭下漢陽西望

涔陽當橫絕江水入湖北之口而後至道險且遠也靈當作艫揚鼓枻而行如飛揚也極至也女音汝謂神當念己之切望而亦以不卽至爲歎也陫側與悱惻同欲言不得而心不[??]也靈之來也乘龍舟載旌旗鼓橈東下而涉洞庭之波絕大江之口不能卽至兩心相念望者徒勞矣

桂櫂兮蘭枻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

櫂篙也枻楫類芙蓉荷花淺音牋淺淺湍水急流不退

貌此望之欲其卽至故疑其不肯降而展轉以思其故言彼豈斲櫂枻於冰雪之中耶而遲回若是令我求見而不得如采薜荔於水中搴芙蓉於木末耶望石瀨之淺淺而不返待飛龍之翩翩而不集將無神之心不與我同恩於我而不甚耶抑我交不忠而致怨故雖有期不信而託言不閒以相拒耶望之迫疑之甚自述其情以冀神之鑒凡此類皆原情重誼深因事觸發而其辭不覺其如此固可想見忠愛篤至之情而舊注直以爲思懷王之聽己則淺不倫矣

朝騁騖兮江皐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

此言神之來至也朝在江皐夕卽至平北渚喜其來則見其速也望之見爲遲而已至則見爲速情之至者其心然也鳥不期而次於屋上水不期而周於堂下喻無所待而安集之意

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

余代湘君自稱述湘君之意言已捐玦遺佩速於來降非期不信而遲留也　澧水見下章

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

女音汝下女下土之人也遺去聲采芳相遺神貺以福也

背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己之望神也如此其至神之䝨己也如此其厚而所用
禱酢者一日也故祝神且從容而歆享之
湘君　王逸謂湘君水神湘夫人舜之二妃或又以娥
皇爲湘君女英爲湘夫人其說始於秦博士對始皇之
妄說九歌中並無此意孟子言舜卒於鳴條則檀弓卒
葬蒼梧之說亦流傳失實而九疑象田湘山淚竹皆不
足採安得堯女舜妻爲湘水之神乎蓋湘君者湘水之
神而夫人其配也山海經言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
帝天帝也洞庭之山吳太湖中山非巴陵南湖郭璞之

疑近是湘水出廣西興安縣之海陽山北至湘陰合八
水爲洞庭楚人南望而祀之
帝子降兮北渚
帝子尊貴之稱山川之神皆天所子也艮坎乾坤之六
子此幾幸其來之辭言帝子其將降于北渚乎
句相連而意相聯化工之筆無痕
目眇眇兮愁予
眇眇視而不見貌望其來而未來故愁不釋
自然古今絕唱
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嫋嫋木葉辭枝裊翔欲墜貌尚飄興其木葉脫巴蜀雪消
秋水初漲天空湖曠神在洞庭之南道阻且長所爲極

望而愁予也

白薠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白薠上一有登字非是

薠艸似莎而大然青而不白疑蘋字之譌與如禮記生與來日之與數也張音漲設也目極白薠之浦而望神之降因豫數吉日夙夕供張以迎致

鳥萃兮蘋中罾何爲兮木上一本萃上有何字亦通

蘋一名田字艸秋開白花鳥網曰罾鳥方萃於蘋中而設罾於木上不可得也喻夕張已具而憂神之不降也

沅有茝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

澧水出鑾中入洞庭或作醴未是醴水在長沙南去沅

遠矣或稱公子或稱帝子一也沅則有茝澧則有蘭方將以其芳香邀迓公子而不聽人之迎致故思之切而不敢顯言

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

荒與恍同雖不敢言而念之切泝洞庭之遠以南望之

麋何食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

麋馴養於苑囿則何食乎食於堂下矣蛟何在乎則居水之涯矣物各就其所安夕張具思望切神當就己而安也

朝馳余馬兮江皐夕濟兮西澨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

偕逝

此代神言感其誠而來降也湘水北流漢在其西故曰西澨逝行也偕也夫人與湘君偕

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蓀壁兮紫壇匊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葯房罔薜荔兮爲帷擗蕙櫋兮既張白玉兮爲鎮疏石蘭兮爲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合百艸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匊作播

此言修飾祠宮盛設夕張極其芳潔以候神神來斯安也築室水中就洲渚爲祠宮如洞庭龍堆之類是也紫舊注以爲紫貝與上下文不相類或紫莀艸也壇庭砌

也剎聚也棟脊柱橑音老桷也今謂之椽辛夷一名木蘭春開白花紫暈香聞數里亦謂之玉蘭楣棟上橫梁儀禮當楣北面再拜葯芷也或言芷或言茝或言葯廣異名罔與網通結也擗音躄析也櫋簷際木析蕙懸之簷際如今結綵然鎮柱礎也疏石蘭疏刻砌石為蘭艸為芳取芳香之義也芷葺荷屋又加葺以芷皆言其飾簷宇之形如今瓦外瓴瓴為花艸紋繚四圍縈繞之也實庭徧蒔眾佳卉於庭墀也建樹也廡門廊極言祠宮之芳潔為神所歆以安之

九疑繽兮竝迎靈之來兮如雲

九疑山在湘南神自彼繽紛而來我合湘君竝迎之其侍從如雲處荷屋就蘭堂以慰望釋愁共歆喜也

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遥兮容與

袂當作玦褋當作褋詩童子佩褋遠者謂祭主神自九疑而來故謂主人爲遠者遺去聲驟屢也

湘夫人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元雲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君迴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

天門神所自降言大司命在天來降於祠宫也涷雨暴

雨也稱吾稱君皆神也自歌者言之稱君述神之意稱吾女謂承祭之主人錯舉互見故釋者多惑焉

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

總總人衆貌予代大司命自稱此詰何故而盡操生人壽夭之柄下乃釋言之

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齋速導帝之兮九坑靈衣兮被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余所爲齋一作齊

形容大化入微

超形器之上曰高飛善屈伸之用曰安翔清氣冲和之氣理陰陽以立性命者也吾代司命自稱君謂人也齋

偕也速言化之倏忽也帝之猶言帝所帝之所在天也

九坑地也人之生也受魂於天受魄於地其死也魂升

於天魄降於地皆司命導之合萬彙而化之速也被音

披被被猶言翩翩陸離文采貌狀神之容在若有若無

之間紛綸旁薄搏合陰陽分劑各得以立生人之壽命

於無所爲之中而人莫能知也此言大司命所以操九

州生民壽夭之故而極賛其功德之盛如此

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旣極不寖近兮

愈疏

疏麻未詳舊說以爲麻花白似玉服食可却老延年離

居謂主人與神異處故曰離居神折瑤華以遺人所以延其壽命極至也老冉冉其將至矣非承神貺而親近之則神將去已日以疏遠而生理不足以存故欣其來而唯恐其去也

乘龍兮轔轔高駝兮沖天（用韻轉）結桂枝兮延佇羌愈思兮愁人

駝與馳通言神不復近則愈疏若旣去之後乘龍上天則雖懷芳延佇不可得而再見唯愁思永結而已

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爲

當謂所值有定期也言所以戀慕於神而愁其去已者

以神司生人之命顧承其保既長若今日不憂老死也
雖知生死晝夜也時值之而不可違也然身與世離神
與形離永訣之際愴悽生心不能自已則依神佑以求
永命唯恐去己情自不容於已也

大司命　舊說謂文昌第四星爲司命出鄭康成周禮
注乃讖緯家之言也篇內乘清氣御陰陽以造化生物
之神化言之豈一星之謂乎大司命統司人之生死而
少司命則司人子嗣之有無以其所司者嬰稚故曰少
大則統攝之辭也古者臣子爲君親祈永命禱於群
祀無司命之適主而弗無子者祀高禖大司命少司命

皆楚俗爲之名而祀之

秋蘭兮蘪蕪羅生（手門韵吟坳入）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夫人自有兮美子蓀何以兮愁苦（蓀一作荃　指神）

蘪蕪當歸苗芳草生於堂下喻人之有佳子孫晉人言芝蘭玉樹欲其生於庭砌語本於此言人皆有美子如芳草之生於庭而翳我獨無蓀何使我而愁苦乎此述所子者之情

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創承上調非承上開句）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

此下言神之來下歆其祀而相眷顧也芳草盈望美人滿堂人皆致其芳潔以事神而已獨邀靈睞目成以目

一睇視而情定也

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

神之來去無迹也雲旗雲卷舒如旗

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

此句得出迹空千古

以別離之悲知新知之樂神降而與余目成喜可知矣

此叙其欣幸得事神之情

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怳兮浩歌

美一作媺 咸池舊注星名蓋天池也

此追述其望神不至意待之久望之深則神來而目成
樂莫樂矣倏來忽逝疑其未來來也君誰須猶言於誰
須君也與女遊兮九河二句舊說以爲河伯章錯簡重
出是也與女沐者巫與主人也咸池喩水之盛滿潔清
者陽之阿初日所照之地待之旣久沐而晞髮而神尙
未至臨風浩歌望之切也

孔蓋兮翠旍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蓀獨宜
兮爲民正 旍一作旌 竦一作從

孔孔雀翠翡翠以其羽飾蓋旍彗星如帚撫之以除災
眚擁衛也幼艾嬰兒也竦劍以護嬰兒使人宜子所爲

司人之生命也蓀稱君之詞謂少司命也述己之於神未來而望之切已至而樂之甚以神之靈掃除無子之眚而護幼艾使蘭蘪生於階庭而釋吾愁苦故婉戀之心爲尤切焉

少司命

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

斜日照窔溫和之氣晨日朝暾暮日夕暾此言朝暾也暾光初出照吾東檻知日之初出於扶桑矣

撫余馬兮安驅夜晈晈兮既明駕龍輈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晈字從日

日自扶桑初出安驅而上改夜而晝晶宇明晈委蛇以伸如駕龍雷載雲旗不疾而速也

長太息兮將上心低佪兮顧懷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

日出委蛇之容乍升乍降搖曳再三若有太息低徊顧懷之狀晶光炫采如治金閃爍觀者容與而忘歸此景唯泰衡之顛及海濱觀日能得之竝言聲者破雲霞出滄海若有聲也古者祭日必於春朝東嚮而禮之迎初升之陽氣此寫承祭時之景也

緪瑟兮交鼓簫鍾兮瑤簴鳴鹹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翾

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

嚮日之出而合樂以迎之所謂樂以迎來也緪張絃也交鼓者瑟非一齊鼓之也簫排竹而張其尾橫吹之鍾與鐘通瑤簴以玉飾鐘簴也箎一作篪長尺四寸八孔一孔上出橫吹之靈保卽神保見詩謂尸也祭日之尸未聞何人思以音樂想像其賢姱而咏歎之翾小飛也曾高擧也翠曾如翠鳥之飛謂舞容也展詩陳詩而歌之會舞謂歌與舞交作皆合於一律也節與日叶而賦樂舞止此下文意別古人有作韻意不雙轉於此曉然矣

靈之來兮蔽日青雲衣兮白霓裳

日無日不麗乎天其靈無難降格而或為雲霓之所蔽

則不能邀靈光而昭事之故願如下文所云

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

弧矢禮所謂救日之弓救月之矢也天狼妖孽之氣蔽

日者反淪降散墜也

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駝翔杳冥冥[上作]兮以東行

桂漿天漿謂露也撰具也余代東君自稱妖氛除清露

降日乃整轡安驅破幽冥而自東徂西容光皆無所蔽

矣盛樂以求諸陽而迎之尤必為之祛除氛祲而後日

可得而禮也

東君　日神也此章之旨樂以迎神必驅祓妖氛之蔽而後可使神聽和平陽光遠照其寓意於去讒以昭君之明德者事與情會而因寄所感固不待比擬而自見若他篇之本無此意初不可以強相附會也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水橫波（衝一作湖橫一作揚一本無水字）

女音汝九河河之下流入海禹所鑿者與女發端之辭猶言相與遊也衝風橫波之風因激浪而橫也河非楚之封內故言會遊九河而與神遇

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

螭龍無角者水爲車荷爲蓋駕龍而驂螭河伯之神寓於有象而無形於波浪横生時想像見之

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

崑崙河所自出河伯登河源之上而見其流萬里心與俱馳逝而不反至於九河之極浦河已歸墟庶幾於此寤寐懷思以求之

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爲兮水中

紫貝璚瑁之屬朱與珠通靈居水中以魚鱗爲屋龍鱗爲堂珠貝爲宮闕雖寤懷極浦而終無定居未易邀迎

也

乘白黿兮逐文魚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澌字從仌鱗一作鱗

文魚魚有文者如今朱鯽之類流澌解凍水神無定居而寤懷不已則將乘黿逐魚乘流東行與交手偕遊而相送於清波游魚之間九河去楚道里悠遠神不我顧而依媚之情馳神遙寄故其辭如此

河伯　河神也四瀆視諸侯故稱伯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昭王謂非其境內山川弗祀焉昭王能以禮正

祀典故已之而楚國嘗祀之矣民間亦相蒙僭祭遂登
而祀之序所謂信鬼而好祠也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
女蘿兎絲也彷彿似人故曰若有人
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譱窈窕譱一作善
此以下皆山鬼之辭述其情因以使之歆也予謂巫者
予山鬼自予也山鬼多技而媚人自矜其妖姣爲人所
慕故聞召而至也
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
芳馨兮遺所思

人既慕而召我則乘山獸御木葉出女蘿薜荔之中攜蘭蘅以來相遺今俗謂山𤢖能富人故貪夫事之

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修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

容容不一色也雨于付切自上降也靈修公子皆山鬼稱人之辭謂主人及巫也三秀芝也閒如字閒以見之閒或作嫺亦通山鬼言己處篁箐逰山巔偶乘飄風降於人間以君慕我故依君安處而忘歸然恐淹留久而

繁華眷主人之誠言已衰不復能以榮華相待則且歸

而采芝於危石叢薄之間怨主人不久留已使我悵然

惟恐忘歸而急返旣已歸山則後雖思我而我且不得

閒無繇再見也

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

芳采芳也然疑且然且疑不知其所在也我以不得閒

而不復來者君將何從而求我哉

靁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

公子兮徒離憂

狖似猨仰鼻長尾蕭蕭木葉落也空山雷雨猨鳴木落

思今日之歡而不得徒離憂而已曲寫山鬼之情卽以使及今歆感而弗懷疑思去不當憂我之倦而不能以榮華終始相待也此章纏綿依戀自然爲情至之語見忠厚篤悱之音焉然非必以山鬼自擬巫覡比君爲每況愈下之言也

山鬼　舊說以爲夔魖陽之類是也孔子曰木之怪夔罔兩蓋依木以蔽形或謂之木客或謂之𤢖讀如霄今楚人有所謂魈者抑謂之五顯神巫者緣飾多端蓋其相沿久矣此蓋深山所產之物類亦胎化而生非鬼也以其疑有疑無謂之鬼耳方書言其畏蟾蜍楚俗好鬼

與日星山川同列祀典而篇中道其喬媚依人之情蓋賤之也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

吳戈赤堇之銅所鑄戈刃銛利犀山牛三角錯轂兩敵相迎戎車相閒左右擊刺轂相錯也短兵車右之矛對弓矢爲短兵

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縶四馬

躐橫突而過也右右驂兩驂死傷車不得行兩輪如埋兩服如縶矣霾與埋通當作薶

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墜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壄

玉枹未詳或大將以玉嵌枹欲其霾與車縶不行猶援枹而鼓死戰也天時墜大命傾也威靈怒死而怒氣不散也嚴殺威嚴殺氣也盡死而氣熸也勇餘於方死之頃而氣盡於既死之後也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

魂不能歸也

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

當帶劍挾弓之日豫知身首分離而不爲之懲止其誓死之志久矣

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子

魂魄兮爲鬼雄 子魂魄一作魂魄毅

不可凌志不爲死所凌奪也雄謂雄長羣神

國殤 爲國戰死之魂也無主之鬼曰殤

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

會鼓合樂也傳芭未詳或今催花送酒之類代舞更番

舞也

姱女倡兮容與春蘭兮秋菊 菊一作鞠

女如字倡歌也春蘭秋菊四時更采芳以薦也蘭或言

春或言秋者蘭春生秋華菊大菊蘧麥也

長無絕兮終古

祀典不廢長得事神蓋詩勿替引之之意

禮魂　凡前十章皆各以其所祀之神而歌之此章乃前十祀之所通用而言終古無絕則送神之曲也舊說謂以禮善終者非是以禮而終者各有子孫以承祀別爲孝享之辭不應他姓祭非其鬼而篇中更不言及所祭者其爲通用明矣魂亦神也神統魂魄而專言魂者天地山川之神既不成乎魄山鬼國殤雖魂魄具而魄滯於化魂返於虛乃可得而禮故求諸陽而陰自應之

楚辭通釋卷二終